

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痕迹： 类型、意义与影响

陆滕滕

【摘要】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社交阅读平台的兴起使得曾经相对私人化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旨趣被呈现在开放性的公开环境中,个人阅读偏好与阅读痕迹变成可供他人观看的景观。数字阅读痕迹是阅读主体在数字阅读过程中主动留存或客观生成的反映个体阅读思考与认知、阅读动态与行为的符号和数据。作为个体阅读体悟的记录、群体互动交流的媒介和社会集体记忆的见证,数字阅读痕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通过对数字阅读痕迹的类型、意义与影响进行梳理探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数字时代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

【关键词】数字阅读;阅读痕迹;移动阅读;阅读文化;社交阅读平台

【作者简介】陆滕滕,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原文出处】《中国编辑》(京),2021.9.87~9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基于文化共识的中国版权输出供需错位矫正与绩效评价研究”(18BXW038)部分研究成果。

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社交阅读平台的兴起使得曾经相对私人化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旨趣被呈现在开放性的公开环境中,并成为个体建立社交关系的参考凭据。将个人阅读选择和阅读记录等作为数字痕迹呈现、保留并分享的阅读形式与以往传统纸质阅读以及非社交性质的数字阅读形式不同,社交阅读使得个人阅读偏好与阅读痕迹变成可供他人观看的景观,个体在社交阅读平台中通过发布阅读笔记、读书评论、添加书单等方式完成自我呈现,并在浏览、选择、评论等阅读过程中生成数字足迹。这类阅读主体在使用数字设备接入互联网进行阅读时,在搜索、浏览、评论、互动时产生的相关数字痕迹和信息被称为社会化阅读主体网络身份的数字足迹^①。阅读痕迹可以提供阅读狩猎线索,发现社会网络关系,反映社会阅读环境乃至文化变迁^②。通过对阅读痕迹的研究,人们能够了解个体阅读史及其精神成长的过程,掌握读者群对某一文献的认知态度以及基于文献构

成的阅读社交网络,构建某一时期的社会阅读史。

本文认为数字阅读痕迹是阅读主体在数字阅读过程中主动留存或客观生成的反映个体阅读思考与认知、阅读动态与行为的符号和数据,其中主动留存的痕迹包括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中针对所阅读内容进行标记、评论、互动等反映当下情感与认知状态的内容,而客观生成的痕迹则包括阅读时长、阅读进度、阅读排行等平台自动生成的反映个体阅读行为的数据。个体在社交阅读平台中留下的数字阅读痕迹有哪些类型,社交阅读平台所提供的技术手段与阅读情境对不同类型的阅读痕迹产生怎样的影响,数字阅读痕迹具有哪些意义,它如何影响个人的阅读行为和社会的阅读文化,本文试图将个体在阅读过程中主动留存和客观生成的数据作为一种个人阅读数字档案予以观察与分析,从媒介可供性视角分析数字阅读痕迹的类型,并探讨数字阅读痕迹的意义与影响。

一、从文本到自我:数字阅读痕迹的三种类型

数字阅读痕迹是阅读主体与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化阅读平台互动的结果,可供性理论可以为理解数字阅读痕迹提供理论基础。可供性理论指的是技术为行为提供的可能性。相对于大众媒介,数字媒介的可供性极大丰富,包括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层面。生产可供性强调数字媒介可编辑、可复制、可关联的技术可能性,社交可供性强调数字媒介可连接、可传情、可致意的技术可能性,而移动可供性则强调数字媒介可携带、可定位、可获取的技术可能性,即时空点上的自由度^③。本文借助这一理论视角将数字阅读痕迹划分为文本痕迹、互动痕迹和自我痕迹。

(一)文本痕迹:生产可供性视角下阅读文本的消费性生产

数字阅读平台的生产可供性为阅读文本的消费性生产提供了可能性,为用户能动地参与知识的审阅、搬运、关联乃至直接创造生产进行赋能^④,而文本痕迹正是阅读主体在数字阅读过程中围绕文本内容进行标记、评论、考据、引申、质疑、吐槽等一系列消费性生产行为的结果,是个体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的解释、总结或评论,反映个体深层次的意义加工。不同个体都可以在书籍文本上添加阅读痕迹,这就给一经出版就产生了固定形态的书籍文本带来不断产生新意义、新价值的可能性。文本痕迹作为某一读者对所阅读文本进行阅读、理解、阐释的结果往往又成为其他读者的阅读文本,文本生产和文本接受产生重叠和交叉,不断生成和诠释新的意义。

(二)互动痕迹:社交可供性视角下阅读互动与关系构建

数字阅读平台的社交可供性创设了不同阅读用户异步处于同一阅读文本并进行互动分享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不同阅读主体能够围绕同一阅读文本进行互动交流,而互动痕迹正是围绕文本内容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既包括点赞、转发等非文本形式的互动痕迹,也包括互动评论等文本形式的痕迹。社交阅读平台并未改变个体进行阅读交流的需求,却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技

术资源。数字阅读平台内嵌的对阅读评论的点赞、互评、分享等功能为互动痕迹的无限生成和二次开发提供了技术基础,基于不同读者共享的数字阅读痕迹,阅读个体可以进行协作式共享性阅读,并根据共同阅读旨趣延展其他社会关系。例如,当个体阅读到某一本书的某一处其他读者留下的阅读痕迹,进而关注到彼此共同阅读的书目高度重叠时会产生更多社交联系的可能。

(三)自我痕迹:移动可供性视角下数字身份的虚拟在场

数字阅读平台的移动可供性提供了阅读主体数字身份虚拟在场的可能性,自我痕迹是个体在阅读过程中主动更新以展示自我形象及客观生成反映阅读行为的痕迹和数据。有学者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型品位表演形式——文本表演(textual performance),即人们可以通过标记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目来向他人展示品位^⑤。阅读时长、阅读书籍、阅读排行榜等功能表征着数字空间中基于阅读的数字自我,阅读个体通过对个人阅读书目的选择,进行“选择性暴露”和“自我形象塑造”,创建数字世界中“拟态的阅读形象”。此外,阅读时长、浏览足迹等由技术平台自动抓取生产的数据构成符号化的自我,这些痕迹本身又为社会化阅读平台基于算法的内容推送提供数据基础。

二、从微观到宏观:数字阅读痕迹的多重意义

数字阅读痕迹既是数字阅读过程的伴生物,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阅读体验,通过营造一种“共同在场”的阅读情境,使其成为个体阅读体悟的记录、群体互动交流的媒介、社会集体记忆的见证。

(一)作为个体阅读体悟的记录

在个人化层面,数字阅读痕迹是对创作者所编码的意义文本进行解码、再生产后的认知输出,对社会知识信息的生产、流动和再生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⑥。事实上,受众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和对这种情感体验的表达实践始终存在,或通过口头表达予以抒发,或以一种私密方式将个体对书籍的感想通过某种物质性的媒介形式保存下来,阅读笔记便是其中一种^⑦。类似于笔记性质的数字阅读痕迹往往凝

结着阅读者的主体性认知和情感性投入,是个体数字阅读活动的“副产品”,也是个体就作者提供的文本进行阅读、消化、吸收后的自我叙事,基于此既可以丰富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阅读肖像”,也可以反映个体阅读旨趣与阅读行为的历时性变迁。若从时间角度理解作为个体阅读体悟记录的数字阅读痕迹,可以从中窥探读者在一段时间内阅读的“注意力迁徙”,也可以发现较长时期中个人智识发展与精神成长的动态过程。

(二)作为群体互动交流的媒介

在人际化层面,数字阅读痕迹是一种通过阅读行为与品位的呈现建立或调解社交关系的方式。社交阅读平台用户的自我呈现是一种通过阅读达成的身份建构。评论内容的点赞、转发都能够进一步反馈到自身,形成对自我认知的确认。数字阅读中所展现的个人阅读书架、书目信息作为一种自我痕迹,展现了个人阅读品位、爱好以及价值观等额外的身份信息及社交线索,具有相同阅读偏好的用户更有可能在人际关系中建立连接,并具有后续深入持续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将产生于线上数字空间的阅读社交关系转化为线下现实空间的其他社会关系。例如,一些数字阅读平台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线下书友会读书活动,这些颇具仪式感和场景化的线下活动拉近了平台用户彼此间的地域和情感距离,更容易使用户产生基于情感纽带的背书行动^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数字阅读痕迹不失为一种公共空间在数字世界的再现,营造一种积极的讨论氛围,在阅读行为转变过程中,数字阅读痕迹重新将“以看为读”的阅读行为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从阅读的自我对话转向公共对话。

(三)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见证

计算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拉泽尔认为:“数字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为科学家提供了记录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新的数据池。”^⑦因此,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数字空间中基于阅读行为所形成的阅读痕迹,反映着社会阅读环境、阅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变迁,尤其是读者基于文本理解主动生产的评论性和感悟性阅读痕迹,从微观视角构成某一历

史时期生动真实的阅读史。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由于个体身份的隐匿往往令陌生人场域更容易产生思想碰撞、意见交流和批判对话,而由此生成的痕迹作为特定时期特定人群围绕特定话题内容的个体记忆共同构成全社会的集体记忆。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使得相关主题图书引发读者关注和阅读,不同阅读个体围绕相关图书展开的情感抒发、联想阐释、公共讨论等阅读痕迹作为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现实事件的集体记忆,还原并记录了当下的真实民众心态与社会样态。总之,个体当下的阅读体验既是构成同一时期社会共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被同一时期社会文化的真实情形所影响。

三、从个体到社会:数字阅读痕迹的多维影响

数字阅读痕迹延长了传统阅读环境中记录在纸张等介质上的阅读痕迹的生命周期,使其不会因为记录介质的物理性破坏而散失,同时又补充了传统阅读环境中由于技术缺失而无法转化为阅读痕迹的阅读时间长短、阅读浏览记录等客观痕迹。因此,数字阅读痕迹的保存期限和保存空间得到延展,也给阅读实践本身带来一定影响。

(一)个体:“仪式阅读”与“真实阅读”的阅读定位重塑

正因为数字阅读痕迹表征着个体学识、兴趣、品位等方面的综合文化能力,同时又关联着人际交往的拓展与维护,所以个体阅读过程中选择阅读对象、维持阅读时长、生产阅读笔记等留下阅读痕迹的行为都伴随着“前台表演”性质。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交错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对“完美主义自我”的期待以及身份焦虑、信息焦虑等使用户在社交阅读平台中的自我呈现行为有时会显现功利性取向。例如,将想要阅读的书籍添加到书架中往往可能代表的是一种承诺,而非对现实阅读状况的精确需求。在书架中添加想要阅读的书目似乎给了用户一种“阅读许可证”,允许用户想象未来自己能够完成阅读而获得知识一样,就像传统阅读环境中用户往往倾向于购买书籍装点书架,一种仪式化的阅读而非真实的阅读成为塑造自我形象尤其是文化形象的成

本低廉的方式。阅读所蕴含的积极符号价值与象征资本使一些读者将占有书籍的外在形态(无论是纸质图书的物理载体还是电子书籍的技术介质)视为阅读本身,与实际阅读行为之间形成落差。此外,多重社交关系重叠的阅读环境也使个体徘徊在“仪式阅读”与“真实阅读”之间。个体在阅读形象管理的过程中既面对现实空间中社交关系的影响,同时也面临数字空间中趣缘化圈层关注、评论、转发带来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多点赞或转发而维持积极正面的阅读形象,原本伴随阅读过程自主写就的阅读记录极有可能转化为粉饰阅读品位的印象管理实践。长此以往,加之数字阅读痕迹所依赖的存储技术的强大,阅读本身就停留于“记录”而非“记住”。因此,“仪式阅读”与“真实阅读”的阅读定位重塑关乎数字阅读的未来走向,正确认知与确定自身的阅读目的与动机才能提高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而不是让阅读推广沦为一种口号。

(二)平台:“私密阅读”与“隐藏想法”的阅读功能调试

数字阅读痕迹给予读者进行交流阅读体验的同时,也给予阅读服务平台收集这些痕迹的机会。理查兹曾用智力隐私(intellectual privacy)的概念来探讨数字阅读中的隐私侵权问题,他认为智力隐私是个体在阅读书籍和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产生的隐私信息,是一种区别于其他隐私信息而需要被特别保护的隐私信息,而当下的数字阅读方式和分享方式会侵犯个体的智力隐私^①。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痕迹被平台收集、存储和分析,也被其他阅读个体浏览、阅读与分享,读者的阅读活动成为一种面向公共空间的实践,进而影响读者阅读感想的抒发、阅读书目的选择等后续阅读活动。面对这一问题,平台方往往通过提供用户自主设置阅读痕迹“可见性”程度的方式进行调和,比如通过为用户提供关闭读书排行榜、关闭个性化推荐、加入书架后自动开启私密阅读、阅读时隐藏他人的想法等功能,调和经由数字阅读痕迹所形成的个人阅读隐私暴露的问题。个体通过隐私内容的界定、用户分组、可见性程度设置等方式进行选择性的自我展示。尽管平台方提供自主设置可

见性程度的技术手段,但隐私设置的默认状态往往是开放性的,并且围绕数字阅读痕迹的相关主体,如留痕者、阅痕者、用痕者等对数字阅读痕迹利用的合法性边界的主张显然是不同的,比如平台方在提供数字阅读的空间以及互动交流的场域的同时,其作为利用数字痕迹的一方倾向于将个体留存在平台中的数字阅读痕迹转化为“免费数字劳动”以及“用户数据资源”,以获取可能的利益回报。因此,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平衡的阅读隐私信息分享与保护机制,使数字阅读痕迹的取用更合法合规。

(三)社会:“知识关联”与“知识流通”的阅读价值挖掘

传统阅读实践中,读者阅读过程所创造的阅读笔记等痕迹难以被关联、重组、再生产为文本内容和知识形态进行流通,而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痕迹因各类阅读平台提供的技术可供性而具备彼此关联、重组、开发的价值。具体而言,基于数字阅读痕迹的阅读价值挖掘与引导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基于数字阅读痕迹的知识关联。不同类型的数字阅读痕迹通过相互关联,进行聚类整合与深度挖掘,为用户提供增值知识服务。数字阅读痕迹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数据资源,既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与分析描绘用户画像,也可以作为阅读线索爬梳相关主题的作品脉络。同时某些短评类、笔记类阅读痕迹又作为全新的文本内容再次流通并被消费,综合利用数字阅读痕迹可以为实现智能阅读提供数据养分^②。例如,微信读书会根据用户阅读记录推荐与其阅读兴趣匹配度较高的图书,并打通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内容,使得平台之外的相关读书评论也能被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数字技术的处理在各种相关主题元素之间建立关联与联想,大大扩展了阅读的延伸触角和思维空间。二是基于数字阅读痕迹的知识流通。基于生产可供性的文本痕迹以一种类似视频弹幕的注释性补充文本形式嵌入原文本内容中,这类注释性文本既是某一个体读者在特定时段对特定内容片段的注解和评论,同时也反映了不同读者在不同时空节点对同一篇章片段的共同关注,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特征,是不同个体认知与知识相互激发、关联的动态生成

过程,它们融入阅读文本中,也成为被阅读的内容之一,有时甚至比原文更能引发其他读者进行评论和互动。由于阅读痕迹内嵌在阅读文本内容之中,因此更能提供语境化的理解和阐释,促进更深层次的阅读交流和知识增值。但目前基于阅读痕迹的知识关联和重组受制于不同平台的竞争保护,难以形成跨平台的数据关联与利用,个体在不同平台的数字阅读痕迹难以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集合,因而数字空间中经由阅读痕迹所表征的“阅读肖像”仍然受到不同平台框架的制约,不同平台所留存的阅读痕迹也带有各自平台文化与规则的印记。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引导不同平台的阅读文化共同建构完整的数字阅读自我,实现知识在更广阔范围的不断生成、叠加与流转。

四、结语

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社交阅读平台的兴起使得阅读不再等同于读书,而是演化成为一种包含了信息交互、知识共享和关系互动等多种元素的社会化行为及社群传播现象^⑩。本文从数字阅读痕迹的视角探讨数字空间中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借助数字媒介可供性理论将数字阅读痕迹区分为文本痕迹、互动痕迹和自我痕迹,并指出数字阅读痕迹作为个体阅读体悟的记录、群体互动交流的媒介和社会集体记忆的见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从个体、平台、社会三个层面分析数字阅读痕迹对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认为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痕迹具备彼此关联、重组、开发的價值,但其中涉及的阅读隐私保护的边界性问题应当根据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进行调整。此外,必须明确并重塑数字阅读的定位,正确认识“为何而读”,真正提升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数字阅读痕迹反映了网络世界中的数字阅读形象,是个体自由书写与叙事实践的动

态过程的直接结果,突破了纸质书籍等实体介质对阅读痕迹生产的限制与规定,容纳各种协作式、众包式、解释性、创作性的阅读意义解读,并提供更多理解自身阅读行为的细颗粒度数据。正确认识和利用数字阅读痕迹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数字空间中的阅读行为与阅读文化,形成更加多元的意义阐释与价值共享。

注释:

①刘艳.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特点和数字足迹分析及其启示.图书情报工作,2019(10).

②王子舟,崔纳,谢运萍,等.从微观中究探阅读史景象:有关“阅读痕迹”的一场讨论.图书情报知识,2020(6).

③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

④王军.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出版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及其应用策略.出版发行研究,2020(10).

⑤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新闻与写作,2018(1).

⑥周伊,徐丽芳.认知功能视角下的全民阅读变革.出版广角,2021(5).

⑦段鹏,徐煜.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对读书笔记“书写实践”的媒介学阐释.现代出版,2021(1).

⑧于准.读书会类APP的社群价值及对阅读推广的启示.中国编辑,2020(6).

⑨LAZER D, PENTLAND A, ADAMIC L, et al.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2009(1).

⑩RICHARDS N M. The perils of social reading.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13(3).

⑪方卿,王欣月,王嘉昀.智能阅读:新时代阅读的新趋势.科技与出版,2021(5).

⑫蔡骐.网络社群传播与社会化阅读的发展.新闻记者,2016(10).